三政策

乾

親臨仁政殿策題 壬戌六月十二日出 題限十日在家製進

王若曰有國之大政厥目有三曰田賦也曰軍籍也曰還穀也三政之設初豈非經國理民之大柄歟唐虞三代尚矣毋論中國歷朝規模頻異今當剝膚之憂奚暇遠引博援支離其説于本朝開國近五百年凡所規劃無非良法美制以言乎田賦則改量之限其歲二十土年之分厥等六九改量不舉分等無别自何時而然歟以言乎軍籍則五衛之制廢而三營設上番之規弛而收布始其沿革得失可得以詳言歟以言乎還穀則自羅濟以來已有而其始未嘗非先王省助之義西京賑貸之政取耗補用因出於不得已之政仍作經費亦有古制之可援歟予非欲廣訪典攷因人

於觚墨之間使為誇詑淹較藝術之意也不詳志源委無以設矯捄之方故畧舉其槩而詢之以予所識先為披露國初三政本是為國為民而設田不収賦軍不衛邦穀不議賑能成國者未之有也國不成國民將疇依然則三政不理其責在於君國子民之地法久弊生從古已然今日三政可謂弊到極處矣豪勢兼并而經界紊矣狡黠逃竄而尺籍虚矣奸猾舞弄而糴法壞矣民不堪命國將隨傾猶復心泄不思矯革豈窮則変々則通之義也予欲從頭釐革不患無其說經界紊則將改量而均齊之矣尺籍虚則將查括而塡充之矣糴法壞則將蠲蕩而寛紓之矣捄正之道不外於是第念此擧左右掣礙做說矛盾苟欲改量先務得人次又辦

財入才已不逮古而財力從何辦之苟欲查丁宜刷冒補之幼學又罷授托之閒丁括簽之際易致混淆苟欲蠲還漢家之常平隋氏之義倉皆爲良規取耗穀作經費匪今斯今此非予匪須好用宮室宴樂之費即是京司外營日支月給之需而蠲之固快將何取而以給其代歟既不能罷又不能救其將束手以坐視民國之胥沾于危歟嗚呼予以寡德承
祖宗遺大投艱之緒忍見
祖宗赤子日趍溝壑中夜繞壁錦玉何安民存然後國可存國存然後家可存今日廷臣念之及此豈無偶然興歎汪然流涕者乎于大夫于諸生必有素講于中捄弊之方其各無隱悉陳于策予將親覽焉

試紙用大好紙隨文多少連幅封內只書長御臣某製進

傳曰還政事二品以上似當獻議而軍田捄弊之方亦使之具意見書納

傳曰三政矯捄之策既詢及在廷矣時原任守宰草野人士亦必有素蘊于中者自陳釐歷膽書此題下送八道四都各就其邑之所宜陳革是請是確悉著于篇自邑收券後令道守臣都聚上送事分付

傳曰林樊講道之士不肯出而仕者此其故何哉職由寡人之不能至誠向學宗心求治而然尚誰咎哉雖以目下事言之吏不稱其職民不安其業淬礪無望拯濟沒策譬如大病之人危證敗兆日異而月不同宜其良醫之望而走也曰軍政曰田政曰糶政是

為民國大關係而苟欲矯捄有不可獨運於上故使之開局商確
亦已詢及於在朝在野矣今日諸儒賢窮經力行其必講之有素
因革損益之際悉陳無蘊用副眷眷求助之念亦須蹻然進朝出
入左右啓予沃予以幸時艱事
釐整總裁官領府事鄭元容判府事金興根金左根左議政趙斗
淳堂上金炳冀金炳國洪在喆李景在鄭基世趙得林金學性趙
徽林南秉吉金炳德李源命洪祐吉金炳溎申錫愚郎廳金翼鉉
鄭基會釐整廳草記洪在龍金汶根金輔根尹致秀南秉哲洪鍾
應金大根徐有薰洪說謨金炳喬李謙在徐憲淳徐戴淳并堂上
加差下洪軒鍾趙熙一并郎廳加差下事傳曰允

副護軍臣許傳 製進

王若曰云云

臣對臣竊伏惟我 殿下今日親策三政之舉卽民國安危存亡之一大界分也何以言之策得萬全更張合道則衆碁可轉爲磐石策或一失損益違道則漏船必覆於瞿塘危哉危哉方今之勢如久病之人百證迭出奄奄林兹家醫固已望之而走實有岐跗者診之曰毋失此時猶可及焉但火費刀圭之勞頗有瞑眩之苦其將憚其一時之勞苦却其十全之良劑坐望而藥之效而立視垂盡之命耶此則必無之理也臣未暇遠引旁證覼縷冒瀆而先就淸問中一二條伏讀未半竊有所未安於愚衷者 殿下何不以

唐虞三代自期而乃反曰唐虞三代尚矣無論乎又何不以財聚
民散爲憂而乃反曰財力從何辨多乎如是而欲民安國治猶伏
而餂天救經而引其足也　殿下何不引唐虞三代事以觀之也
阜民財者舜也底愼財賦者禹也不殖貨利者湯也以萬民惟正
之供而發粟散財者文武也苟有斯民雖無其財亦足以富國也
夏之仲康以一成之田一旅之衆克復四海之業衞之文公以楚
邱新集之民終致革車三百乘之盛況我　國家有數千之地億
兆之民雖不以關而以聚行仁政而王何患無財而國貧乎大學
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孟子稱諸侯之寶曰土地人民也以
財與土言則財爲末而土爲本也以土與民言則土爲末而民爲

本也故王者重民〻心即天命也民心之向背而天命之去就係焉故古先哲王曁先正臣必曰天命靡常曰可畏非民曰祈天永命曰懐保小民今我民乃 列聖祖化育中生息之赤子而亦所頼以基命宣命者也夫何挽近以来盡入於死亡之中塗炭不足以喩其危倒懸不足以喩其急萬姓哀痛八路呼號而三南先動者譬之引繩其絶有處者也今所登 聞特其尤著耳至於民之會哭者聚笑者貽辱者藪罷者官之港逃而脫免者乍避而觀望者稱亂而圖逋者已逋而拘執者不可勝數此皆藉三政虐民以遺患者也 九重深邃何由盡徹乎夫生民之害最大有三戎狄之殺掠也寇盜之刼奪也虎豹之呑噬也故聖王爲之內修而外

攘焉詰慝而刑暴焉鳴金鼓耀戈甲而逐之斃之〻連焉此三害
者非遍一國而有之又非歲〻日〻而有之今臧吏則民只見其
有甚於三害而輒法者不爲之修攘詰刑逐斃之則許多生靈不
忍以父母妻子兄弟血肉之身一委諸殺掠劫奪呑噬也而升天
無階鑽地無穴徼倖一生於萬死之中不覺自陷於逋逃輒其迹
則悖亂得其情則哀矜亂之魁固皆殺也抑未知作亂者獨爲亂
魁而致亂者不爲亂魁乎今作亂者民而致亂者臧吏也處一道
之民而致亂者一道之亂魁也處一州之民而致亂者一州之亂
魁也彼皆毀棄成憲恣行不法若是無嚴則是眼無　君父也名
以命吏眼無　君父則民之愚蠢何效何則而眼有長吏乎此所

謂出爾者反爾也然則先誅致乱之魁次誅作乱之魁然後乱民則怖畏惶恐而自首就死矣平民則惟忻蹈舞而延頸願治矣今乱民之致辟已過数十而致乱之魁不損一髮只取一武人安置之其餘則茹吐傅予軽重殊罰則民其咸服乎斯民也堯舜之民也亦以堯舜之心為心怙冒我 聖后如天地覆載我 聖后如父母豈有一毫惡国之心哉特激於貪虐迫於危亡耳彼蚩〻之類若知其不見原恐而就捕輒戮則獸猶思闘魚恐及殃人心愈不自安其中桀黠率衆逃匿図生益急結黨益固為禍必大思之及此寧不寒心哉治其末而不治其本故今日梟一郡之亂民而明日二郡之民乱明日梟二郡之亂民而又明日三四郡之民亂

乱者已半國而其未亂者猶已乱矣其將盡殺之耶且遣使數輩
亦過矣冠蓋相望結轍於塗隨從之人譏訶之徒廵捕之卒馳騖
於城邑橫行於閭里恵未及究害已先加則反生疑惕徒增騷擾
又其厨傳之費列邑疲敝而民又被害矣夫一道之事一道之癶
察使足矣一州之事一州之牧守令足矣得人而任之便宜行事
而已龔遂之渤海虞詡之朝歌張綱之廣陵張詠之成都猶能單
車而至不日而安未聞別遣天使與細民紛紛然爭詰而誅戮之
矣故古之遣使惟務觀風察俗以知牧守之治否賢良則表之貪
污則劾之故曰澄清天下故曰貪吏望風解印綬體統不其尊且
嚴乎今之按使只論乱民之罪不論亂吏之罪何也又不誅奸猾

之一適吏又何也其曰宣撫者果善宣撫則寧遣扶安之吏寧有
尚州善山之有亂反辱 君命此豈非空言于語不如實惠一段
而然歎我 殿下憂憫元元特軫三政矯革之道爰發十行惻怛
之音廣詢于中外臣庶猗歟盛哉吾國其庶幾乎臣伏讀 聖策
自有國之大政止捄正之道不外於是臣拜曰都盖田賦者所以
制國用也而其本則在乎均地軍丁者所以衛邦國也而其本則
在乎編伍糶糴者所以濟兵荒也而其本則在乎蓄積肆惟 先
王靡不用其極於此三者而今則弊到極處反為危亂之資奈如
欲矯革盡於 祖宗典憲勉勉哉請因 聖問臚列之夫田賦之
制夏貢殷助周徹皆什一也此盖量吏祿度官用使之適足無餘

欠而已故曰什一天下之中正謂不可以輕重之也且禹貢之納
粟納米必以農穀制爲遠近精麁之節不以無用之物代之者雖
黃金珠玉可玩而不可食故也我東結法雖異於古之頃法一結
之米寡取之地十二斗多取之地十六斗上上之年二十斗下下
之年四斗而免稅之廿三斗最云不輕則土分年分非不精細而
只緣改量之法廢近百年經界既紊租稅漸增至於在下者擅詞
都結之名以錢代米每結所收多至二三千錢又或有過焉者較
諸豐年之斗直則民賣米百餘斗僅可得錢以應之則加增爲四
五倍而其入於國者依舊是惟正之數也彼四五倍之利安歸乎
略計其剩一結而千錢則千結而萬兩矣萬結而十萬矣爲此者

之言曰吏胥之逋懸也軍丁之虛錄也用此捄弊假設有此數弊孰使之至此而何不依 國典以正之又何關於民而何關於田結乎如曰不得已冒法行權云爾則一年而十萬足矣十萬不足則二年而二十萬益足矣何爲歲歲因仍不止而所謂逋懸虛錄又何爲歲歲因仍不止也今晉州則尤甚於國法云此何變也通計八路都結之邑則太半如此其所寬徵無慮十億萬金矣民其聊生乎且法者 祖宗之法也雖或有利於民國者固非道臣守令之所敢擅改也今大典通編東之高閣初不槩念於 朝廷而輕改之流毒於下歸怨於上何也易曰不傷財不害民害民無如傷財故大學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由是言之雖聚斂而

富國猶不忍剝民之血傷民之力今都緡之錢非但耗費於舞弄之手國無錙銖之益反致經用之窘急都人之危蹙其故可知也有米則國用備民食裕而錢非可食之物也又錢非民之自鑄也以米易之而得焉則納錢不如納其自農之米之易而如期也經用之窘急由是也畢竟以錢貿米於京商以充稅則市上之販糶趯踊故市價翔踴蓄買又乘而操縱之萬萬之口嗷嗷若涸轍之鮒都人之危蹙由是也抑又有一法外事未及秋成已收來春之租者有之纔納春租再徵明年之稅者有之此古無也五代時河南一州豫借夏秋稅亦不過一時暫行然丘濬譏之曰豫借之令一行天下之人譁然謂天下不復可為而生其泮渙離散之心然

則春而借夏ゝ而借秋猶不堪命況當年而借明年又明年者乎借使國計有益自　上有命不當奉行而毀成憲況為贓吏之所利自下專擅者乎苟使廉謹者處之決無是也今民之亂職由於此不審其究將何如也敢一言曰亟令罷之則猶可及止也既往縱不能一ゝ延咎自今如有復犯者必以制書有違律斷之民乃裕而　國以安富矣然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田制不均則賦隨而不均故先王制為井地均其產業以為養民之本俾遂其生非惟為民父母之職然也實亦固本寧邦之道係焉耳自夫衛鞅之變為轅田人擅兼并之利私收太半之賦富者田跨數郡而貧者無立錐之地民安由生息國安由太平世之不古良有以也後

之善計者未嘗不以爲功急之務而卒莫之變通者豪強利於自
占不樂變改故也若夫漢之名田北魏之露田唐之永業口分之
田未盡合宜故皆暫施而旋廢顧其爲法雖各有所見而有未盡
合宜故不能收效於久遠摠不若井田之爲平均齊整然井田非
平原之地不可區劃雖得平原其區劃之際脩溝洫治經畛無非
傷地費力之事則竊洵葉適所謂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專力
於此數十歲之內不暇耕云者未必爲妄發矣哉柬　贈祭酒臣
柳馨遠有佃田之論畫爲四區如田字均則均也然田形愈促則
區畫愈繁而傷地費力亦將倍蓰況崎嶇偏側之地又豈能全然
無窒礙處乎又如慶州之隸田平壤之八區田欲法則可法而其

勞費則同已 臣 愚以爲田不必在〻作井其方圓斜直各因地勢而度之定其尺步但別經界配以夫家之法則庶或無害然如欲行均田之制則必盡奪富人之田可也張子厚雖謂悅之者衆百悅不能制一不悅則畢竟爲不悅者所沮而止苟非範圍天地之聖君聰聽許大之輔相契合而勇斷之其孰能爲之猗我 太祖大王開國之初制爲受田之規寔千一之會當時羣臣不能推闡聖意事遂不竟 臣 常恨焉至于今日非但田界無憑並其籍而去之者亦多矣強者擁無稅之土弱者供無土之稅 國家失有土之稅吏胥竊有土之稅此所以民日窮國日貧仕祿不足而貪婪滋也豈不懍〻乎哉宜先定其頃畝等其賦稅標其疆域辨其田

里乃於田籍圖其地形畫其田主官爲契券以付之嚴究防僞之道而備然後始自某年爲之期限著爲令甲以幾結之地制爲一夫之田名曰恒產田俾作世業而其已有田因以立券其無田者竢其買有而立券一立券之後俾不得任自鬻賣如有匿買匿賣者兩治其罪而無價還之若田主自首則免罪而還之其已多田者禁其潛買而任其鬻賣雖多無得過十家之產雖賣毋得犯恒產之內又必以丁配田定爲户調之法若田多而丁少則田丁相當之外計田幾結視人幾丁量出產錢則民產漸均而賦役平矣至若公田所以制祿而經用也縱不能畫地爲井不問地之縱橫楕圓準古百畝之數八家各私一區以其八十畝爲公田并力同

養則雖無井地之名有井地之實此王道之本也田賦之外又有雜賦此後世之弊也三代之取於民惟田賦而已禹貢所云厥貢者非田賦之外復有貢也以其田賦之當納市易其服之所不可已者而貢之也呂祖謙所言甸服之外餘四服米不運之京師以所當輸上貢是也至如周禮里布屋粟及夫家之征乃是宅之不毛地之不耕人之無職事者之所出則以之罰其惰而驅之農使無游食冗為教民非為聚斂也聖王之世何嘗爲無名之賦哉秦始作傭捨也稅人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有筭賦晉有戶調唐有庸調俱非古制然漢之田賦或什五而一三十而一或賜半或盡除則雖有筭賦猶利於民唐則丁男受田百畝納租二

十斗此不及二十而一也其爲庸調亦未至極苦而晉則大秦小秦也以下無識焉耳我國貢賦本皆輕薄而法弊奸生田賦軍役無不違制而各司各官所收之稅惟意增償又有勢家之抑奪澤梁堤堰則民其安生乎昔漢蕭望之曰加海租魚不出復與民魚乃出陰陽之感而物類相應令海魚之不出亦有年所矣稅之重於前可一隅而反也何爲而不禁乎生民日用盡爲年利者龍斷而亦非平準均輸之所益則公私俱困矣雖富國猶不可況國愈貧民愈窮者乎近日非無申禁之令而每歸文具誠可悶也夫軍伍者先王之制兵農合一無事則田民有事則軍伍所以應生而備患也乃人人自己事而特勞心者治之耳治得其制則順治失

其制則亂戰國以後得少而失多然漢之南北軍猶有井地車乘
之遺意而但調兵募兵之分異於古制唐之府兵悉寓之農可謂
近古而但天下之兵不分遠近一切番上猶未盡善也然兵皆力
耕積粟又以廣縣官之儲故蘇軾曰唐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亦
不過於斂者未嘗無事而食也及我　國初有五衛之制略倣府
兵法固善矣但遠道之屬於中衛亦非長算且宗姓后親士夫子
弟并入諸衛又是失計故不能久遠矣至若今所存京兵非但訓
禁御三營而已則扈衛捍戎兩屬備不爲弊而未之　下詢耶蓋
此諸營或權設於壬丙之亂或權設於反正之際用以救一時者
也而訓禁兩局似放唐之長從彍騎故五衛因而廢矣然府兵之

變為彍騎大是失策故歐陽脩謂不能謹守高祖太宗之屢變其制至困天下以養亂遂至於亡今五衛之變為諸營可謂殷鑑之不遠而其宗中興功臣不欲釋兵各立衙門也故二相臣金堉疏曰御營軍非為鉤陳之儲胥閒遊日久有害無益且都監御營少無差等其流之弊有不盡言屬之於各其本道凡有調發緩急得力故相臣鄭太和告于　顯宗曰扈衛廳初因反正後危疑而設廳三十餘年別無得力豈可徒費廩倉故相臣李敬輿曰汰訓局冗兵不別收保入故相臣許積箚曰都監御營扈衛摠戎之名兵威甚盛摠管遊輊體統大壞　先王制作遂至於虛名無實衙門可罷衙門太盛非國家之利也其餘名臣碩輔莫不以撤罷為議

其故何也昇平之時無故聚兵於京都竭一國農民之力以奉之兵逸而農困判爲二道是斂民之惡益兵之驕也其所養兵之資專出於郷民則無狀之吏不有 國法老羸者癈疾者乳者胎者骨者俱入於尺籍伍簽而猶復有虛名鬼錄至於三世五世則年過百餘故有曰役籍減年之錢流徵於元布之外又其洞布里布之攤徵無有紀極雖有產業易至爲敗況初不制產者乎 朝家每於木緜甚貴之歲特令以錢代布者寔出恤民之意而外邑濫捧匹至八九兩則丁多者一家所出至有三五十兩者民何以堪之夫布是紅女之手績則雖貴而可辦錢非白地之自生則似使而難得故將納一匹之錢則必賣三四匹而後僅能納之都不如

納布之為使也然農亦鄉兵也彼獨無素養但加剝割而猝然有變亂之危地則其肯有親上死長之心乎蓋其本不立則末弊難捄為今之計惟罷諸衙門兵然後京軍鄉兵殊各分別京則只存一營如五衛之制稍加參酌以嚴宿衛必以諸營兵之見在京城五部者屬之中衛更以畿甸近地之兵為前後左右之衛遞番宿衛而中衛則給以京城近地之田四衛則給以畿甸近地之田使之迭代為農則雖養萬兵於民無弊於國無損矣何以言之今略計諸衙門料米雜穀七八萬石則是六萬結地之所收稅也若以一結之地各給萬兵則不過一萬結兵之所農可養八口國之所得五萬結豈非兩利之術乎且以將兵之任言之自古以來未有

一國而有三將五將者也易曰丈人吉丈人者九二一爻而已故
黄帝之將一力牧也武王之將一尚父也晋之郤縠魏之晋鄙齊
之田單秦之白起皆專任無貳以至漢高用兵八年而惟韓信為
大將而曹參之流不過中尉武帝屢興師旅而衛青霍去病李廣
利相繼為大將軍未聞一時之并列矣今我　國諸營將多兵衆
未知何據欲其合并為一恐無可疑矣若鄉兵則常時業耕臨難
禦寇諸道帥臣各率其兵而赴敵則人各視之以自己事死且不
避矣然卒伍則令列郡各邑軍兵在〻相雜處〻分散全無紀律
又非練習精然遇敵將未試而先敗矣必也平原之地皆為騎兵
近峽之郡皆為步卒沿海之邑皆為水軍夜於農隙操練習熟以

待敵來諸道帥臣各以其屬隨敵所在用吾長技則蔑不濟矣況
我東方三面際海近年異船之來如梭交織雖絶黨萬里外及
其不虞則乃一帆風耳龍蛇之變可以鑑矣水軍最宜豫備也凡
海戸撫禦之方尤加存恤擇其善泅善游者復其身時以勸賞之
其有術智功能者陞爲千夫長百夫長或擢爲右職大有所賴矣
至若戰艦僱給材費付之水軍繕造習用而閒暇之時用以漕米
則稅入趂期國用無欠比諸京江船之有運三運而終致無限作
奸者利害相萬若以漕船之財并於戰船則戰船愈多而愈完矣
然無論京兵鄉兵有恒産有所顧惜然後可以維縶之　國家傾
何愛分田制産藏兵於農乃反藉兵而剥農以資衙門之冗費也

須各體整兵農合一而分復收布然後古道復明矣然其機則在乎民數之周不周何也周則制產理財興功均役各得其道不周則反是二以先王之為理也生齒以上皆書于版歲登下其死生三年大比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二拜受之其重若此矣蓋周知民數莫如比閭族黨之制各有所統互為綱紀也後世法壞版圖失實杜佑所謂人如鳥獸飛走莫制家以之乏國以之貧姦軌漸興傾覆不悟殆為今日道也宜申明閭伍之制使相維持人生男女先書于里籍如黨正族師主之生齒則書郡籍每式年大造黄籍別其丁壯辨其毛倪藏于官上于監司獻于京兆如有遷徙者必準公文移籍于所居之邑里雖同郡十里以外則亦然

有敢擅徙者及所徙之里不以告者同罪有非移居而作流丐者
所到之里即日報官官爲詳採根因若亂民則治之窮民則奠之
如是而後民生保息而無避役逃逋浮客佃家之類軍額不闕盜
賊亦絕矣夫還穀者蓋爲經國濟民之意而其實非古先王之制
也故有糶糴之虛名無糶糴之實效何也古之糶糴較歲饑穰物
米相爲平價歛散以厚民生者也堯湯所以備九潦七旱王制所
以用三十年之通者必皆此道矣故中國歷代賑民贍用之方莫
不用此爲務而我東之曰羅曰濟峯皆發倉賑飢如西京賑貸之
制則取耗而補用絕未之聞焉惟句麗古國川王之時始以官穀
賑貸窮民而冬月還輸則還字之名雖出於此然亦未有取耗之

覩也　本朝之有還穀亦自中葉而只爲養民非爲經費故取耗之法不載於經國大典至丙亂之後北使一歲疊至故支勅無計所謂雀鼠之耗不得已會錄其三四分之一其餘則仍以補本邑冗費而後遂爲例蓋其一時權宜之設而不圖後弊之至此因循未革者耳然其始也視邑大小量民多寡各有定數軍需荒政亦有所資矣今也戶部會計之外諸營各衙之穀轉轉增加邑邑累千萬而非爲養民非爲富國專爲取息而濫用也易損下益上曰損況不益其上徒損其下消滅於中間者乎其害不翅甚於熙寧之青苗法何也青苗之法猶可願則授之不願不強也畢竟宋之亡則先儒不咎胡元而咎青苗今還上已抑配而拂人情矣其爲

弊端有不勝言就以一石言之耗穀之外又有落租色米等名目無有限節惟意虐取故　正宗大王深軫此弊嘗親策曰一包加納至七八斗什一爲什五而其實倍之將欲矯革而奄遭庚申嗚呼痛哉至於入倉以後奸猾自恣攙之以沙石萁莛之物其所分給無實之空石而至冬收納全是白着假令貸止一石害尚如此況火不減八九多則至五六十者乎至若加分者傾庫盡分也傾庫盡分利其利也係是法外故每以民窮願受之意　啓請而加分誣哉誣哉民何嘗願其加分乎民視還上如水將溺如火將焚雖迫於饑餓抵死謀避豈願其益深而益熱乎是以加分之関文才下則百姓疾蹙而官吏歡喜曰彼既欺君吾可欺官遂益無嚴

百姓俱生且穀多民少故強名上戸則所授極影至爲下戸小戸貧戸殘戸獨戸乞戸等層級一不得脱於抑配之科此所謂奸吏食邑戸也噫下小之外別立貧殘之名則其尤無産業也決矣貧殘之外別立獨乞之名則其尤無依托也決矣此等之戸雖無他責本皆有流離之處而猶未流離者爲其父母之鄉生長之村不忍訣然捨去其心以爲與其爲行塗之餓莩無寧作首邱之鬼朴姑寄於斯朝不謀夕而所謂還上授之無難捧之不易官校徵索於前里正催驅於後賄賂錢頻之際釜鼎先賣飢寒切膚之餘鞭捶屢加人非木石何忍其毒於是焉以衷籲天散而之四方則攤徵於隣族隣族不足則延及於隣族之隣族隣族豈皆無比戸哉

特有所掣財而未及先逃者耳一徵於甲再徵於乙三徵於丙力有盡而徵之不已此所以并及於破敗者也且其收納每迫歲末分貸已在春初其間留庫不滿旬月卒有兵荒何以濟之乎至若作錢之弊尤甚無謂其曰耗作錢者不以還上多少均取於列邑偏於穀貴之邑多數劃定增加時直則穀貴之邑先受其病矣夫穀貴者年凶所致年凶穀貴民何罪乎至若穀賤之邑故邑還上不移而自移簿上添簿耗上加耗以民則三二升之少以穀則十數萬之多者比比有之是無異歷萬斛於鳥卵之上噫古之移粟爲民也今之移粟賊民也其曰加作錢者耗穀之外又把原穀高價勒徵者也一道之幾十萬石剩之爲幾十萬金都歸私橐只以

其三分五分之一稱以錢還分給於民苟充石數歲以爲例是豈
國法所許乎至若吏胥負逋之由則守令之常俸有限而用財無
節財非天降地出所可耗者公穀以錢也官威所壓吏不敢違吏
亦自以爲得時開門爛用有同無主之物末乃官去而吏在則如
山之負都繫吏名而只留虛簿矣若夫吏之尤無良者擅自盜取
府庫不檢然則不止威脅平民力制官長方伯不之罷御史不之
刑果何爲也夫負逋多者誅其人蠲其逋自有法典而爲其上者
既與之交征利矣強爲之言曰好生爲德又曰國財不可蠲減苟
然爲彌縫之策米石三二十文收之逋吏布諸齊民歲歲取息終
收巨萬不有甚於但出三四之術乎又其甚者一粒一錢不收於

逋吏金數白徵於民彼忍於無罪之億千之民不忍於有罪之一二吏誠何心也夫生道殺人聖王之仁也惜一吏而賊萬姓爲好生乎刑一吏而活萬姓爲好生乎天之降禍宜在彼而不在此也夫辟以止辟三代之刑也誅其吏而蠲其逋則犯刑者熄而犯逋者止矣然則一二吏之彖千石雖則蠲萬三百州之巨萬斛將無虧欠抑未知孰爲減財乎孰爲富財乎國之賁善宜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刑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教化者禁於未然之前禁其已然而刑之不若未然而教之、、如何爲其上者廉以律之明以察之使之有恥且格而已矣教之不率然後刑以禁之吏胥之逋守令可以禁之守令之贓監司可以禁之至於監司非人則無所畏

忌傾庫則傾庫作錢則作錢一路之哭無時無之矣噫病不去根而治其表則終必痼矣琴不調絃而移其柱則終必亂矣法不善其制而禁其厚利徼奸則終必奈矣不變還上之法而徒欲隨弊隨救則終是苟且之政也宜遵 聖祖經國之典急復常平倉用今還上移爲資本視歲上中下熟增價糴之視歲大中小饑减價糶之市價平而無甚貴甚賤之患蓄積備而無水旱軍旅之憂國富民安而三代之治庶幾矣然而置倉於邑中則官吏之偷弄終難防塞必爲留儲於各社使其當社之衆民守之其善士主之而長吏則按其簿而摠領之勿使吏輩干焉則夫焉有一銖一籥之疑眩者哉今或言若無還耗則經用不足此非深計之論也假使

穀賤之時米斗二十則官以三十而糴之穀貴之時米斗九十則官以五十而糶之民之利五倍於時直矣國之利三倍於還耗矣何患乎經用之不足哉誠或無此厚利孔子告於其君曰百姓足君誰與不足又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聖人豈欺其君哉 臣伏讀 聖策自蒞念此擧止汪然流涕者乎臣拜曰吁 殿下既知量田之法均則量之斯量矣五衛之制廢則復之斯復矣常平之規良則行之斯行矣此皆 祖宗朝所以致治平之舊章也 殿下欲法當法更何得人辦財查括支給之足恤乎既以更張為策而復以聚財為拘則不幾乎越轅而燕軾欲入而閉門歟 臣請更僕而數之 臣聞才不借於異代秦之百里虞

之愚人也漢之陳平甚之亡卒也用與不用然矣高宗未夢之日
傅岩胥靡也先主不顧之時龍崗處士也知与不知爾矣王覇之
佐為天下國家者猶尚如此些少量田之人夫何患得与不得哉
器各有適誠心以求之重責以待之安知無盡地之李悝代田之
趙過揚〻而起于〻而来哉以此細事貽憂於　聖上有司之過
也但得良吏而任之則自擇其人而辦財亦有其方民之困於田
賦之紊乱願一段量者久矣使田民結各五十文則無不樂從矣
臣嘗待罪咸平官無田籍民或無券爭畔爭税之訟自来紛紜民
不安業故乃議段量計其財費而得此民情矣以一邑推之餘當
可知然刑罰不嚴則姦竇必生於吏屬吏屬初無代耕之禄而晝夜

驅使不畏難大則許多命脉都係於隱結若知其括地無遺則雖縣劇日報不勝其欺蔽此俗人所憂改量則亂生之說也豈不爲吏胥之所訛誤胥動浮言者耶臣愚謂不括地則不必改量改量爲括地也括地爲經用也今計各道田總爲一百四十萬結而收稅者八十餘萬結則五十餘萬結豈盡荒廢而然歟假令直得其半猶爲二十餘萬若以改量後咸結之地優給吏卒之祿田俾作生業之意著爲先甲之令則吏胥輩亦將無欺蔽矣至如京兵分田之方則今京城近地非公田則乃貴富人之田也貴富人非自農者也無論遠近收稅以食例也必以外邑所在之各司各營公田及屯田優計其漕運之費而損給則家國兩利也所謂耗穀

殿下既曰蠲萬之為快則聖心之快必以民心之快為快者也當
快而不快則將見民靡孑遺而有不快者至矣何拘乎取給之無
術乎臣聞量入為出先王之制也節用愛民聖師之訓也汰冗官
減吏員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許臣晝士之論也如是而經用不
足者未之有也今計諸道耗穀槩為十萬十萬之財輕而六萬二
之民重而大其得失果何如也且況一改量則三改俱舉而經用
自足者乎臣伏讀　聖策自予大夫止　親覽焉臣益切欽誦臣
之前所進一得之愚以臣觀臣猶不能自恕其濶於事情不達時
宜矧乎以人觀人者豈不謂是古而非今者哉雖然此宋二帝三
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請　聖上勿疑而行之則可三二帝而

四三王矣臣自幼篤信古聖人賢人之書傳至今犬馬之齒六十
有六如有所得焉敢效野人獻芹之誠惟　聖明察之更伏念臣
雖略陳矯革之說猶是末也若其大本則又在三政之外臣請敷
奏焉一曰民牧〻〻者今之監司守令是也蓋天為民立君民衆
而遠君不能自牧於是分以付之監司守令監司任一道之民一
道之休戚係焉守令任一郡一縣之民一郡一縣之休戚係焉其
職俱為至重而監司尚遠於民守令切近於民故民之責在守令
守令之責在監司咸得其人然後成效可期也得人之道薦舉而
已以德行術藝智略功能等條目著為實事書諸姓名之下以為
考信而薦主亦隨而賞罰之則自無遺賢之歎亦無濫薦之患矣

夫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唐虞無以化成天下得賢爲本故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蔽賢者即是進不肖者戮必顯戮進賢者即是退小人者賞必上賞如是則安得不勸懲乎且考績之法又不可不嚴也堯之釐百工熙庶績所以爲放勲也舜則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九載而黜陟之周則三歲大計而誅賞之晉有黜陟之課六歲處優擧者超用之處劣奉者奏免之唐有考功法差以九等又有四善二十七最之目　皇明之法内外官皆以六年有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蓋太驟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未可見也太緩則功之當賞罪之當罰無所行也俗之古今雖或不同治之工拙豈必有異哉　國殿最之法非不詳審但分爲三等六

朔一下遷施退黜十考九上或不陞秩又或未滿三二考　啓請
而超遷之則俱失其宜矣又或長官不得其人而用心不平則有
所顧忌者舉置上考其在中下者不過单寒之人一二耳其有權
勢者不拘常格而陞遷必曰某邑弊巨難治以有聲績其守令擇
擬云未滿數考者報績果何如設有報績有何厚薄於彼此之民
而奪此與彼于有庳之民獨何罪也若曰後來者亦將善治云爾
則何不差邑而紛紛然為交易迎送之端乎為令之說者曰弊邑
非熟手不可為也此何謂也官人之法但當察其賢否而已足矣
苟賢而有才則盤錯恢恢不賢而無才則輕事且僨矣西門之鄴
尹鐸之晉杜召之南陽豈盡熟手而然耶近見所謂聲績者才德

少而術智多穢經數縣手段已滑專不留心於養民教民之本惟
以生財於無財之中為事業暗與奸吏和應吏適則邑徵還數則
里徵軍布則族徵租稅則隣徵再三徵而肥己之資又隱然在
於其間此累手熟之致也財益竭而民益窮若使生手處之必不
如是之無忌而稍存良心矣是皆由於為善無賞為惡無罰法不
嚴而令不信故也今宜更定九等考功之課三等之中又各為三
等歲終受會聽其功狀六周歲大明黜陟若有異能顯化則不次
擢陞大惡則亦有時誅罰咸以民功之有無則有補於治體矣然
深宮之中去民絕遠有不得接於耳目故管子曰堂下遠於千里
門庭遠於萬里蓋言其壅蔽也是以時遣使臣巡行郡邑陳上德

達下情故開有擇人之官歷代亦有御史直指案察等使以察民隱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訴冤之路尤宜亟開使無告之民挾牒盡情而聽其理終亦屬覈於簿書之間則善惡之別而黑白之分矣或言訴路開則冤之甚者必有語逼地主之嫌得非枉分乎此有不然枉分者謂無故譸訕謀詈作亂如唐之蔡人宋之蜀民之類是也若乃貪官汚吏恣行虐政使民父子不相保兄弟妻孥散亡甚或至酷刑濫殺則仇讎也尚可曰枉分而不思所以伸理乎且挽近備衣之行也亦必採於吏言以斷官長之罪吏之告訐不爲枉分民之訴冤獨爲枉分耶言語以潛告則不爲枉分文牒以顯訴則獨爲枉分耶孟子曰天下之欲疾其君

者皆欲赴愬於王孟子必不爲犯分之語然則今之官長分益嚴於戰國之君而然耶古者朝有誹謗之木人君之失而小民猶敢誹謗何也從古未聞有以民之訴冤爲罪者也蘇洵曰官吏不賢則譏之謗之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不問則裹糧走京師撾鼓呼吁且朱子提擧浙東時民之訟知台州唐仲友者紛然朱子章三上論愈力若罪於義則朱子豈按治仲友而不治其民乎此可見民訟官長不爲罪而足爲恤也今我民或有訴冤于監司則監司不省幸而省之不過題之以本官查處殊不知爲本官所抑而至此也又或訴于備局則備局不省幸而省之題之以往訴本道殊不知爲本道所抑而至此也民其有告訴處乎故曰亟開訴路

訴路開則監司守令之治不治次之上達而此皆前萬里也故國
典曰邑民被守令杖死而擊錚者罪在守令則罪之 國朝寶鑑
曰置鍾三處鄉民有冤者皆撞鍾唉彼無告懷抱冤奔走來訴
若赤子之控于父母被罔無罪使之然者罪也至哉 先王之仁
也今責民之亂者必曰訴冤豈無其道乎然而訴冤實無其道故
為乱至此也二曰用人立賢無方為用人之道而推賢讓能又為
立賢之要孔子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聖人用人惟
當體天地之位育而已天地之生賢豈為遠近中外以間之哉西
漢都長安二百年所用長安人惟谷永一人也光武都洛陽所用
洛陽人郭賀种暠二人也唐都長安所用長安人韓休父子及茅

五詩許孟容四人也宋都汴京所用京師人向敏中王拱辰王珪
呂誨數人也明都北京則了無聞一介北京人又如金日磾俘虜
也張九齡南人也丘濬海島遐服也皆疎遠孤弱故盡忠竭智立
名達功者也我　朝則名碩輩出於嶺湖而中葉以後清要罕及
今也尤焉隨隘所取者京師之內而朋黨又離之至於西北松都
雖有傑然者出直屈於下位已矣故甘自暴棄修行立功者蓋寡
矣此非才之罪乃世之不古也如欲挽古則必先廣開立賢之路
大定推讓之式可也何以言之夫推者人推其賢於人者而衆薦
一也讓者已讓其賢於己者而一薦衆也衆薦一如周官鄉升之
縣々升之州々升之太學々々升之司馬歲論其賢者能者是也

一薦衆如虞書禹讓于稷契皐陶垂讓于殳斨伯與益讓于朱虎熊羆伯夷讓于夔龍是也推於未官之前則人之賢由己而明讓於既官之後則己之賢由人而彰推薦之風行遜讓之義立而後羣賢修其德薦官得其人矣然若夫庶類之别其品流世〻不列於凡人非天地生民之心而亦先王所未有之法也聖世用人當取其才德而已何論其門地也爲哉天下無生而貴者故所謂門地者其先之始爲公卿大夫也藉何門地也當時如用門地便是奕鳩氏之國也周之劉文公魯之季悼子衛之石祈子宋之韓魏公豈拘於庶類者乎人或言防限蕩然則名分壞而 國典廢矣不審此言何謂也夫名分者以言乎一家則辨庶嫡而已庶之嫡不

敢亂耦雖富貴不敢以加於宗族此自是一家之名分無與於人也以言乎 朝廷則別貴賤而已君子貴而在上小人賤而在下賤固不可以陵貴此自是朝廷之名分何干於他乎 國典云者國初懲麗季之汚俗庶孽子孫勿叙顯職失行婦女之所生勿叙東西班職至曾孫則許之所許雖在清要之外然曾孫之有間於所生法意然也然則四世五世益有所間亦豈非 國典之本意乎今雖許其疏通所疏通者乃貴家子一二人也其修行立身累世積蔚者獨無其人乎此尤非一視同仁之義也此非但妨於用人大有関於倫紀者既不用於 朝則不可同於人故人無嫡子者雖有庶子不以爲子取他人子爲子者自成禮俗此不大僞於

天叙人彝乎無嫡承重者尤當与凡庶有別然後人紀立而用人之路益廣矣三曰教民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仁義禮智信此五性之謂也天叙有典勅我五典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此五常之謂也是天理人道之所本然也然或為形氣所偏物欲所蔽有不能保其常性故有君師者作自王宮國都以及鄉黨莫不有學司徒典樂主於内三老五更主於外然其教也又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故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蓋致事於朝而授任於鄉養才於鄉而進賢於朝所以人倫叙而後民興士有定志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患爵祿之未至國有定論惟懼賢能之未進而不患官職之未備是以君子進而在位小人退而在野上下各安

其職而天下自治也至漢雖未盡教選之道而賓貢之法猶有古
意故人多自脩而自重不肯自衒以求售則上示之以好賢之誠
待之以敬士之禮賢良方正孝廉文學茂才異倫之士咸詣於朝
治日亦多自晉以降靡〻頽〻已極矣楊廣武曌詞科之制出無
益於心身家國而駸〻然莫可救藥其本則漢靈之鴻都賦篇賣
爲禍祟蔡邕所謂等是博奕工技者是矣然爲士者由此而進無
暇於論道講義取士者由此而求無意於選才擇德教化何以行
禮樂何以興世或言前輩名碩亦多從科目中出此有不然士之
進身非此無路則朱子所謂孔子復生不免應挙者有爲而發也
若其爲名碩之本則豈非得之天賦加之學問者乎程子曰十日

爲舉業餘日而學者不得已之言而畢竟以明道學者辭律爲主
化之本而已矣今則操觚弄墨之士亦無幾人而讀書種子絶已
久矣私意日盛而公道日亡舉一世不復知民彝物則之爲何事
忠孝之性泯禮讓之風衰是非之心亡誠實之意喪無不墮在利
慾膠漆盆中其名則儒孰老孰楊其言則儒孰佛孰洋其脈則儒
孰夷孰狄其形則人孰禽孰獸噫太學爲閒漫之司郷校爲鬪鬨
之隅書院爲武斷之所而已不聞有曰師曰弟子云者久矣孟子
曰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今賊民興而孟子之言驗矣
夫民生於三師之教生之族也師教之復實當世之急務也先從
成均之官必擇德明道尊人所表準者任之至於郷黨復置教授

訓導等職以鄕先生之多士所屬望者處之以興學教待其成就而選用之民風丕變王化復振矣然欲興學教不可不先革科弊弊到今日而極矣繼定科而門户分排未出榜而姓名先露製述之試無文無筆者爲之明經之試不讀不誦者爲之是以未窺六甲自不識丁遂影附顚鱗沓而靡聚十數萬券積之如山雖百歐陽主試晷限之内勢不盡批及其榜出非貴則富歛惡媸譃容有旣乎其或悵之者形形不分盂盂相混亦有全篇虛套而入格者有心之公不如無心之公每經一科輒失人心可不惧哉式年大比之外又有柑製者一到記者二節製者四日次者六陞補者十二時復應製以間之謁聖以重之別試以合之增廣以益之庭試

以大之殆無虛歲亦無虛月一國之人棄其業次奔走道路既無
誦詩讀書之暇又失東作西成之時此所以善治不可復也蔽一
言曰革去之可也而世既溺於聞見習於故常猶以為法久難変
則抑有彼善者諸無講無會試一切罷之只存大比之科每於式
年州郡先令其鄉先生耆德人會于學宮論薦其經明製精行誼
兼備者幾人然後守令與鄉學訓導召而試講以地產多寡差為
定數京則黌紳先生會于庠舍各薦其坊里人四學教授與訓導
訓講亦有定數所講小學孝經近思錄家禮大典通編取中格者
許赴初試各於京外試所次年咸會國都太學及禮部以易書詩
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周禮儀禮々記五禮儀遂式輪遞如丑

年講易以下四經則辰年語以下四書未年周禮以下四禮取中格者許赴會試次年又以綱目宋元明東國史中二史輪遞試講如上法許赴　殿試其不中格者退赴後試凡講皆面講專主文義勿拘諺吐其製述則初試以四書中一書四經中一經四禮中一禮各出二題以試疑義各一道開場三日通計六道之得失而取舍之會試亦倣此而其輪遞亦宜相照初試所試勿因於會試子年所試勿襲於卯年則其業精其藝工矣其取也惟觀詞理勿拘程規禁絶乖謬浮靡之習務達精微幽奥之旨主試則擇經學之臣禁亂則任剛直之臣考校則限數十日之遠其　殿試則試經史時務策一道違理者黜之使赴後　殿試才學出衆者賜及

第有差餘謂之進士亦隨才補官亦庶乎其可也此皆參以前代貢選之制揆以當今請製之規寓朱子分年之議者　皇明進士之科者也苟行之則風俗可化而淳矣賢才可養而用矣民國可資而治矣四曰班祿治天下不可耕且為也故先王之制雖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其耕也蓋治之大小而爵之尊卑生焉爵之尊卑而祿之厚薄由焉爵祿者治天下之大柄也非故為是尊官厚祿以私於人也夫民無主則亂所以養之教之者必須賢德才智之人而賢德才智之人苟但勞於教養而不暇耕焉則父母妻子凍餒而不自保也所謂爵与貴奚爵而奚貴哉是以洪範五福言富而不言貴〻在富中而非貴則富無他由非富則貴無

所為故也故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汝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此謂在官者雖正人富於祿然後可以為善也若衣食不贍家室不和則必陷于罪也周禮之爵以馭貴祿以馭富良以是也雖漢唐宋中主必以增吏祿為去貪致淸之本以至高麗之祿一料四百石小吏工匠亦皆有祿又如日本之倭亦遵漢制祿厚足以養廉則惟貊之道不然矣我　國祿制纔不能如古始有米布又有職田猶可無饑而無寒矣壬亂以後變其舊制僅存斗料眞所謂為官不及代耕者也所以廉白少而貪墨盛也不可不時急變通而迄未變通者一則田制紊亂也二則國費無節也三則官方冗濫也革此三弊然後庶乎其可也孟子曰昔也不均穀祿

不平經界既定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此不易之法也我東之壤也雖曰偏小天地之生未有人與地不相足也與財不相稱之理均以平之節以制之則何遽遜於先王班祿之法乎此臣所以先有量田之請也至於外邑吏胥之作奸專由於廩料不及則欲其毋侵漢百姓難矣亦必稍厚其祿使足以食九人七人可也然後廉風復振矣　正廟睿敎曰忠信重祿所以勸賢京職諸官非但無職田廩祿亦廢爲散料以今經費雖不可復至於宮房折受衙門屯田在所當禁嗚呼錫田增祿乃先王未遑之志也五曰藏錢夫錢弊之一用一廢有關於民國之

利害風俗之淳澆大矣上世無錢禹有歷山之金湯有莊山之銅皆因水旱人皆無饘故為此幣以救之非常用也周之泉府齊之圜法皆與金布帛而衰礼軍旅凶荒等不得已處用之至秦始廢貨貝而行錢天下遂大亂故賈誼曰銅布於天下為禍博矣其後貢禹桓玄之等以不廢錢為憂司馬芝任成等澄輩以不用錢為憂蓋廢錢之時不見用錢之害用錢之時只料廢錢之利故各執一偏并不得中也我朝用錢始於　明淺中歲而行錢纔三十餘年有識之士已有當廢之論則今至數百載害之曾生有不可言矣此隨時觀勢如衡之低昂稱物中平上不失操柄可也今反衡柄在下所謂都結也還上也軍布也以至貢獻之土物徵索之户

役無不收錢〻非生於土者男子疾耕不勝其賣粟米也女子勤績不勝其賣絲麻也甚則鬻妻子而不足以至於散亡反其收歛之後貿易兌換之際自有折閱乾沒之患攤移幻弄之間必多犯贓負逋之弊若夫輕而易運簡而易藏則竊盜者便而貪饕者喜散以致奇異而物〻如意則奢侈之習熾聚以爲賄遺而事〻得計則僭逼之心生所以魯褒有親愛家兄之論朱子爲賻藍詩文之喩也又有富商大賈遊於域中傾八方之米穀不惟貴賤之在其操捨甚至攀艤舟漕出糶於異國年前箕伯狀啓可以驗矣此所謂金生粟死而金粟兩死倉府兩虛者也夫米穀者人之司命也命而垂盡將何恃哉管子曰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

有千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又曰察民產之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知也今小國有萬〻之賈矣金粟兩死矣倉府兩虛矣司命盡盡矣此貨非錢之為也昔漢明帝時穀貴張林上言曰穀所以貴由錢賤也可封錢一取布帛通天下之用從之今可謂三登之歲斗米不能三錢而反貴於荐饑之時已是非常之変而非惟穀也凡人命所資以為生者無物不貴夫穀貴則物賤天地之理古今之常也今皆反之何也蔽一言曰錢賤故也然錢非家〻而賤也獨多錢者用之以賤故尤為急錢者之害也此果非封錢之時乎然永廢則緩急有所不通必也上不失衡柄而惟於水旱軍旅喪紀用之然後庶幾古道矣六曰禁盜夫人性無生而盜者蓋之

為盜以民無衣食之資而國無教化之官也其爲誨盜大矣孟子
曰無恒產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孔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
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蓋王道之本宗不外乎衣食教化而
要其一則人不能保其形氣全其性情盜亦有形氣性情者耳其
口之欲肥甘也體之欲輕煖也父母之欲仰事也妻子之欲俯育
也未或少異於富貴之人而況膚寒腹飢之憂內驅之怙侈夸奢
之俗外誘之者乎人況士大夫多先利而後義所爲未有可以賑
人者乎其不飾簠簋者直見金而不見人者也易曰負且乘致寇
至彼無產無義者效之曰竊國侯而竊鉤誅耶吾亦乃可以爲此
也於是剽士大夫之寢戶拏士大夫之帷籌燒士大夫之室屋此

其由士大夫之無行誼而自取也苟非素蓄疾視之心胡至此極
昔王小婆之亂也言吾疾貧富之不均而欲均之此發憤於任事
者之博買也方臘之叛也見官吏則輒殺之備極慘毒此積忿於
官吏之恣暴也孟子所謂令而後反之者也故唐太宗謂去奢省
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及其衰也奢
侈日甚賦歛愈重官爲榷鹽則黃巢之變起巢乃喜任俠善騎射
涉書史屢舉進士不第而販鹽爲生者既不得意重以失業因民
思亂遂已爲盜由是觀之小婆方臘黃巢之類何代無之京師者
四方之本也法令所自出官司所備在姦宄之徒揚揚恣横則鄉
曲里閭尤爲梗亂騎馬之賊憑凌湖右游艇之匪出沒海西騷訛

四興藍語日指定非重熙之世屢豐之時所宜有也若不幸有方
二三千里之水旱蜂起之勢土崩之形不見是圖矣然則禁之有
道棄作后稷契作司徒皐陶為理黃霸張敞杜詩召信臣之倫并
列於郡縣而已然干戚之舞不可解平城之圍蒼术之劑難以已
承氣之證覆盤之手足新之可也目前禁暴客可緩乎宜用周禮
聯比追胥刑賞之法以申之此在有司之責耳孔子曰苟子之不
欲雖賞之不竊傳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七曰慎赦夫眚灾肆
赦舜也五刑之疑有赦穆王也赦過宥罪易解之象也是皆不幸有過
誤觸罪而淺於可疑則寧從輕而赦宥之也非若後世不問罪惡
之大小悉許蠲免也蓋大赦天下始於秦之二世而遂為有國之

常典使小人常幸而君子常不幸何也漢文在位二十三年而四
赦成帝二十六年而九赦前人猶謂赦令頻數爲姦民地而不爲
良民計令也則一年再三赦臣恐大惡干紀犯分殺人犯贓無不
蕩滌而叙用則宜乎惡人之日昌也故文王作罰刑茲無赦管子
曰赦者奔馬之委轡匡衡曰大赦之後姦邪不止王符曰賊良民
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諸葛亮曰赦不妄下程子曰罪惡而赦之
非義也自古明君賢臣審克之論無不以慎赦爲務者如此矣八
曰來諫聖人所以善治天下者由其日聞四方之是非得失而酌
之以執中之道也故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以通天下之壅蔽此
易所謂天地交而爲泰也君父天也臣民地也君臣父子情志不

通則爲天地之不交而否矣然則交通之道導之使言而已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同非匡正輔拂之臣而百官各以其職諫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耆艾修之亦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亦有鐘鼓磬鐸鞀道以義道以事此堯舜三王之爲堯舜三王也是時未有諫官之名也漢氏之來諫則每朝而止輦受言又舉直言極諫之士至於執戟衛官者皆得以上書言事此豈徧任數人之比乎猗我　本朝卓越千古不廢諫官之設又廣諫言之路百官庶人無有不上疏者又復有撞鐘擊鼓之規其爲諫官也大矣今也則含默爲道媕婀成性乍見忠言人皆危之少涉譏議世多疑焉官職辭免之章洩泄恐

惻親病救護之疏還延趨起鳴鳳不聞仗馬徒立而若夫儒疏云者雖未嘗永塞然必使之得成均掌議之謹悉二字然後上徹則是以一人而鉗制八方之口也並革此等之弊然後嘉言罔伏而大猷畢進矣九曰典學六經之治同歸于道而道之全體大用莫有備於書其次大學是耳何者書記聖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而其本則在乎德其要則在乎敬其理則出乎天其功化則極乎民德者仁義禮智之得於性者也敬者主一無適而事物之成始成終者也天者道之大原而爲萬化之主宰者也民者人之衆而天地之心而吾之同胞而邦之本者也是以書五十八篇之中言天者二百八十二言敬者二百六十一言德者二百一十五

言民者二百五十六曰人曰眾庶曰百姓曰萬姓者又六十餘其
餘數萬言皆主此四者而推衍之也大學則曰明德曰新民曰天
之明命曰緝熙敬止無不從四代書來而堯典乃其宗也然則堯
典雖不言五性九族睦而萬邦協仁也嚚訟吁而側陋命義也恭
讓禮也曆象智也二允字信也此其見於日用者而其體則包在
一德字矣故書集傳首德性之美出於自然所謂性之者是也程
子曰知者智也故大學序特表其仁義禮智之性者是也蓋堯之
時風氣純全但言其德而性之理自明故不復紛紛然曰仁曰義
虞夏則已降矣舜典始言禮皐陶兼言禮義禹謨乃有人心道心
之訓至仲虺並舉仁義禮智信商湯特言性以啓性學之源夫二

帝三王之道統心法盡在於是而孔氏曾氏之傳亦惟在於是矣然世愈下而道愈微則孰知夫書學之宗旨所歸哉臣之愚陋不揆僭妄乃敢提挈而表章之爲天民敬德之說以進焉伏願　殿下置諸座右以爲常目之資因以書傳大學日加緝熙之工則奚但三政不期正而自正實爲治平之大本　宗社生民億萬年无疆之休也臣謹對

執義尹致賢　對策

臣對伏以臣經科出身才識鹵莽學術空疎既不能陸贄奏議之體又不能司馬四六之文更焉知賈生之治安董子天人之業哉今我　殿下克軫生靈塗炭之危爰思宗社磐泰之安　臨軒親

策渙發　德音誕及於大夫士至于庶人寔千一之感除億兆之
嘉會等伏念三政之紊亂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三南之擾亂亦非
一朝一夕之故也蓋三政之亂由於方伯守令之貪墨其本亂而
末治者未之有也今若一並嚴加贓吏之極律歸令於八路則王
綱振而三政自舉民心自安如此至正至易之事胡不斷然行之
悠悠然泛泛然為此曠月彌時之計諮訪遠及於遐外草茅之人
其在不恥　下問之道誠欽誦萬萬而若其救焚極溺之政亦豈
無玩愒遷延之歎耶有識者竊其　聖教中掣碍矛盾四字則必
以為此亦因循姑息之意而　朝廷則必有所已定之計云爾則
豈非大可憂悶處乎臣伏讀　聖策自有國大政止于將親覽焉

臣興等百拜愚衷轉激不知所以為辭也蓋田賦者經用所出班祿所施而二十年改量 祖宗成法也今既久廢經界紊亂奸猾之吏幻弄欺罔入於隱結者幾至元總之半及今改量真是急務而一代之人足了一代之事何必別求高等之人才哉昔燕人以厚價招馬骨而千里馬至者三今若以重賞募入則何患無其人乎至於財力自前未聞以經費劃下之例每自田民而出分然到令事勢豈可一毫取怨於民蓋守令者奉國治民鞠躬盡瘁惟食剩餘而已豈可上不憂國下不恤民而徒思肥己充慾哉 臣愚以為量田財力使各其地方官擔當而 朝廷惟當申飭守令嚴刑罰重功賞而已則不患改量之不成乎大抵一結五石國之制也

而近來為官長者謂抹弊作都結代錢捧之已成邑規於斯之間舞弄起而國制廢始稱那移終歸乾沒或至再徵或至加斂而竟無寔效此黑田不收賦而然乎臣愚以為依夏后九州之貢各以其土地所出上納於國更無以錢代捧則倉廩寔而人民安奸猾吏不敢售詐於其間矣若夫軍政所以衛內而禦外者也其重如此而今之軍籍非黃口則白骨非但緩急不足施也呼號於幽明之間愁怨之聲流離之歎全由於此寧不惻然傷心哉若括閑丁則校院之冒錄勢家之墓村庄里官屬之契坊無非逋逃之藪況今生齒寔繁雖不查括冒稱之儒庶豪充數矣然數百年由來之弊若一朝更張則易致騷擾民怨作反不如洞布之為愈也若夫

還糴者其始則爲民賑貸之規而兼備緩急之用矣今則取耗之例已成痼疾又有營門加作之弊竟爲吏胥負逋之藪只存虛簿而白徵於民之果何辜都是有司者之責也臣愚以爲貪官與逋吏亟命攺律以懲後日之戒通計八路所餘之穀分排移送於無糶邑自監司守令隨官廩大小出穀結穀斛年〻添補於還上之意的定制下而的定之外守令或有專當充糴者陞資級褒揚之富民中若有自願補糶者從所願拜職如鼂錯入粟於邊拜爵之法則不數年糶政依舊矣賞罰分明號令嚴肅則何患舞弄之更起然今不可復屬於吏手也如朱子社倉之法使民主出入而官自躬檢則可謂目下救急之方乎昔陳平告漢文帝言曰決獄

錢穀各有主者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此言
果金石之論也今日三政之壞乱寔監司守令之責也然三政所
以爲痼弊者不一其端且以經費之不贍爲　勤念臣請条陳之
以爲救弊之本乎其一曰立紀綱、、弛則乱張則治即理之常
也鼓瑟而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
之昔漢高之入関約法承秦苛酷之政也諸葛亮之治蜀尚嚴承
劉璋柔弱之致也今我　國仁義以爲規模禮節以爲文采雖成
康之治文景之盛何以加此然今日三政之紊乱専由於刑政太
軽之致也蓋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斤也震之以威
壓之以重貪官逋吏豈有不糜滅而摧折者乎伏願　殿下尚欲

更張三政則先以立紀綱爲急務焉其二曰禁奢侈自古家國未有不由儉而興由奢而亡故崇節爲齊治之本大學傳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今則都鄉閭閻之民不耕不織非綾羅則不服非魚肉則不食外邑吏屬衣食之奢靡甚於京華國穀公貨着作己物千石之逋萬金之負車載斗量而戶惠廳貢役輩亦如是焉今日國事便如蘧篨戚施也此若不先從奢侈上嚴禁則末流之弊將至於三政無復餘地矣臣愚以爲朝士外不得着紵紬衣服及皮鞋緞纓士庶人吏胥輩盡着布衣麻鞋常漢不得着道袍酒肆亦嚴禁魚肉珍果等物以菜蔬爲肴許多僭濫之事不可一一枚舉而鄉谷亦無髙屨

履霜之民此非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之義耶其三曰撤書院
建院出於尊慕獎勸之本意而末流之弊至於三政莫可着手之
境四方冒避閑丁托名院籍者小則爲數百名大則爲三四百官
不得捧疤吏不敢窺簽還穀分給曾不及焉田賦收稅恒多愆期
且士豪齋任輩憑籍院財殖利勒奪無所顧忌族徵洞徵急於國
穀墨印徧善歲於官令饒民畏院如虎殘戶不知有官蓋自生民
以來聖莫尊於孔夫子　臣愚以爲華陽洞所重自別不敢議到而
其他各邑書院撤罷而隷屬則并付官疤丁院財則本出於民還
給於民先賢祀板遷配於鄉校如　文廟從享之禮則於先賢有
光於士林無恥焉惟在　聖上之處分而若以　賜額所重爲嫌

則疊設書院及鄉賢祠既是邪禁一切毀撤則大有益於三政也其四曰禁都賈士農工賈之中賈是末利也挽近以來吏校之徒私假廛威左右圖囑肩行外道百物各種無不都賈而物價高下惟意操縱俾他人不得窺視於利竇且況米穀爲大小人命所係者也秋則貸出錢而都貿俾京師上納違月當之規春則貴重耗米代錢捧之到京江而貿納都下穀貴如歉荒之歲此非病於三政中乎哀此小民年豊而不見飽歲終而無樂日伏願嚴關於京城內外及八道各浦口處使小民輩指的都賈人之姓名等訴於官以爲卽地梟首警衆之地則可祛三政中一痼瘼矣其五曰減員役吏者本是承上接下布政傳令者也所任雖卑其責則重不

可不慎擇而近来遊衣遊食脫迹於四民之外者圖差吏業蝨附蠹食年年加增內而百司外而各邑其弊一如腴邑雄邑吏額或至數百或至三百皆是倉氏庫氏之類其官長則不過一員而朝遞暮改送舊迎新則雖有盡忠報國之心衆楚人咻之一薛居州何為哉臣愚以為照檢通編法內外官府吏隷額數分等除汰則京各司人情雜費自然減省而外邑各項上納加斂於民者亦從而絕無矣此實三政樞機也伏願特加 澄省焉其六曰矯科弊建官立師設科取人本是明王之盛制修齊治平之道盡載於經傳故使儒者誦經傳而深究其義兼攻賦表策之工拙拔為國家之需用自古名賢碩輔盡從經科中出矣中葉以後不問經義之

如何只從吐釋之通不而賜第爲士子者徒能讀而已且况應製
庭試無年無之選鄉樵童牧叟爲觀光而來者借文筆而呈券占
僥倖而登榜不識七書之面目安知事君治民之道如許倖科種
種多出故眞箇士子未滿百人假托隨從恒過千名塲屋戕殺之
弊儘由於此也　列聖朝殿試面試之法廢而不行今不過六七
十年矣臣愚以爲自今以後講科則不問吐釋之誤讀只從文義
而賜第製科則必遵面試之法不能誦業入格試券又不能作進
退詩者一幷削科嚴立科規則文風蔚興國家有得賢之道矣得
賢才而置諸搢紳之間出補外邑則何患三政之紊亂乎其七曰
改鑄錢上古未有錢名自秦創用而屢變其制或三四世或五六

世矣至於明清世〻改易隨弊補之獨我 東國自 肅廟朝以後使於通用而交易一以常平爲名永不改易則無論班常人皆有願得億萬錢欲傳千百代之心故近日貪官墨倅不顧廉恥只有多〻益善傳之無窮之計大抵無錢之世風俗厚而倉庫粟民有年歲之糧國有經歲之費野無餓莩吏無負逋矣及其用錢之後三政都是以錢代捧則百奸疊出於其間官易犯法吏易負逋民國俱病至今莫可收拾之境且衣服之奢侈飲食之濫度莫非由錢出也錢之爲害甚於水火之災臣愚以爲革罷用錢之法以物種相換則奢侈之習自然袪絕而一世淳古奸猾之計息而三政不紊矣自古明王聖主貴米粟而賤金玉良以此也然膏肓

之疾卒難去根臣愚以為救中國之法改錢名更鑄則必有益於
生民制産之道恐未知何如其八曰擇守令守令即字牧之任也
所係甚重銓曹非不選擇而因地閥而薦用隨履歷而遷轉已成
委百年規模卒難變革今日三南之閙其咎在誰若守令得其人
則初無三政之紊亂又無　九重之貽憂若不別般處分則今雖
更張明必復壞盖守令受由之法出於不得已之事而近來法綱
解弛許多占便受由曠官如食茶飯或三四朔或四五朔然則一
年之内數次受由在官未為幾箇月兵符雖任兼官兼官恒有我
躬不閱之歎豈可奔走於兼邑乎是故三政發施只以一紙傳令
付諸空官奸猾舞弄專由於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盗根者也又况

畿邑守令初不受由而終年在家不省三政之爲如何此非大憂悶處乎且立國之初只有文武班共濟國事蔭官郎不過承蔭世祿而已近世以來蔭官則復歷遷轉使作當來之物文官則雖至宰列未詳於三政間或懞　恩外　除旋即駟召吏民亦以五日京兆待之則僅知三政之名未究三政之由也夫三政治國之本也通鍊於三政然後雖在籌司之任獻議之地應辨如流不待人言之可否矣　臣愚以爲文蔭武弁令平均分排迭相交遞有聲績者內移擢用如漢古事受由之守令曠官月廩計日劃給於兼官處畿內守令亦行受由之法則國之三政必無至於如是紊亂之境矣其九曰稅火粟三千里封疆之內一拳石一抔土莫非我

國家之有也山田之遺漏於量案已極可訝芽伏念寸土莫非王土一民莫非王民則春耕秋穫殆同平田而不稅於國者罪也中間隱匿而偷食因作己物者亦罪也然則　國家之置而勿論寧非蒙恵於民非施賞於吏臣愚以爲各邑隱結查出付公此是萬世不易之規不可付諸吏手則擇人尺量俾無遺漏之歎則大有助於田政中焉恐未知何如其十曰貢屋稅八道農民非但貢三政而已許多賦稅非一非再而都下及邑底即遊食之民咸萃之所而無一毫貢稅於國一天之下寧有如許班駁之政乎戶布名色似有紛紜之弊而屋稅之法古或有行之者今亦無論班常五部自內瓦家每間一錢草家每間五分式外道邑底亦倣京城捧

税則亦足爲經用一助之路也且夫關譏而不征廛無夫里之布
即是王者之政然當此民國胥阽于危之機不息所以行權之道
乎中國亦有九門督檢之官我國亦設此法每日都城門商賈出
入時馬駄二分人負一分式捧税而外邑場市收税亦自官上納
以補經費於糶政復古之前則足爲三政中矯捄之策乎大抵三
政之本在於守令守令之本在於殿最殿最之本在於選擇選擇
之本在於立紀綱伏願 殿下立紀綱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
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則三政自然歸於正矣臣素昧於對策格
式及伏奉勿以工拙爲拘無隱悉陳之 聖教不覺惕然興歎汪

然流浮茲敢蕪陳瞽說如右惶恐謹對

臣謹當稽古以證今蓋常平之名始於漢司農中丞耿壽昌而賤糴貴糶之法則本於魏之李悝唐臣陸贄之言曰傷農則優價廣糴準平較價使得中以爲常留不至傷貧不至飢齊武帝永平中天下米穀布帛賤置常平倉詔出庫錢所在市易宋司馬光言常平倉三代聖王之遺法民賴其食官取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是陸九淵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有散而無斂來歲無以賑饑莫如常平倉豐時糴之闕時糶之計析爲二各存其一以備歉時　明王廷相曰貯之里社推有德者爲社長善會計者副之荒歲先計下戶而及上戶以至高麗亦行此法我　正宗大王教曰有還餉

之名則有還餉之弊莫如一切罷去只存常平倉平糴之法此是前後明君賢輔常平之論也　孝宗朝金應祖疏請勿會錄各邑耗穀其後閔鼎重爲北伯時請曰取耗非祖宗舊典特許永罷肅宗元年蠲八道糶穀十七萬石而自是舊還蠲蕩無歲無之此是本穀與耗穀除減之惠也臣謹當稽古以下當在許傳策中聖人豈欺其君哉之下而本文則刪之故附此篇末以俟後考耳